

紫金庵记

苏州紫金庵里的两棵桂花树六百岁了,婆婆倾欹,遮罩一地凉荫。有人说它们像一对信男善女,向殿中佛祖作虔诚叩拜状。这话俗气了,有市井屠户气。树老成精,它们未必不是在听风、看云、缅思,或者耳语明朝永乐年间的往事。

庵前那一对小巧石狮子,歪头侧脑,似笑还嗔,得人疼。

石坊上精雕的兽,像青蛙又像金鱼,敞嘴鼓目摆尾切齿,面相狰狞,令人畏。

三世佛端坐覆莲之上,眉目如宋人,各具一双漆色细长慧眼。人在殿堂前,一百八百度内抬眼看佛,佛必在看人;不看佛,佛也在看人;人走,佛眼也跟着转;人不走,佛眼洞洞然穿人心府。心里一凛,一凛,又一凛。随即又释然坦荡,思忖平生虽无大善行,却也无大罪恶。忆起三四岁时,在故园瓦屋檐下看月亮,小叔说,月亮跟人走。初时不信,试着走几步,果然我走月亮也走,我停月亮也停,我望月亮月亮也望我,像我养的那只绿头鸭,真是奇妙。小叔又说,要是背后说月亮的坏话,睡着了它就偷偷割掉人的一只耳朵。又忆起那英唱过的歌: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,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。三双慧眼叫人无贪无嗔无痴,确切地说是敢嗔不敢嗔。

四体妍蚩,本无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中。这话是顾恺之说的。顾恺之所谓的阿堵,不是孔方兄,而是眼睛。

据说,慧眼点睛术今已失传,可惜了绝艺。

最喜庵中那十六尊泥塑阿罗汉,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靠在山墙根下晒太阳听讲古的乡间群老。倨傲者有之,谦恭者有之,凶悍者有之,慈悲者有之,狡黠者有之,敦朴者有之,眉长如刷者有之,醉态颠倒者有之。肌肤如生,情态栩栩,衣褶无风自飘动,托塔罗汉眼波宛转竟算得上妩媚风流。泥塑之身,个个有真血肉也有真性情,非是一般庙宇里的呆木僵泥可比。

天下罗汉二堂半,此其一也。另一堂半,一堂在济南李清灵岩寺,我不曾见过,那半堂在苏州用直保圣寺,唐代开元时期雕塑圣手杨惠之的作品,此前一日专程观瞻过,造像人物多已残损,似也不如这十六尊灵动传神。

那一天,在庵中看树看石,观庵观佛,品字品画,悠闲快活。喝过庵中老尼泡的一碗龙井茶,在桂花树下的乱石

上小坐。秋风如生丝,若有若无地滑过手臂,滑过脖颈脸颊,一身紧绷的肌肉像树叶一样簌簌抖开,松弛下来,骨头被抽离,腿脚软怠得走不动路。精神也恍恍然,诸友的言笑如小虫嚶吟,似在千里之外。

庵在吴中山坞里,在洞庭之东山,玲珑朴拙,远望如从前山里人家。

庆云记

二〇二〇年六月六日,庚子闰四月十五,庆云现皖南。

是日上午,夏雨如烟淡锁皖南,我在敬亭山稍作驻留,丘山清苍逗人幽思,山下的古宣州温润娇嫩如一方极品绿端。前一夜,在山下客棧里,以水阳江作枕,听了一夜雨打芭蕉风扫竹叶声,得几段好梦。

午后雨止,由宣城去泾县。道路两侧,田园旷而美,大片大片的烟草茁壮青绿,想起当年祖父种烟草、打烟草、晒烟草、请烟匠创黄烟的旧事。记得特别清晰的,是烟草上的大青虫滚圆肥腻,蠕蠕食叶,马陆如小火车,用草茎去戳立即蜷作一圈弹簧,鬼脸天蛾斑纹如骷髏,触之吱吱似鬼叫。多少年未在田野里见过烟草了,祖父的竹烟筒和方形铁烟盒不知所踪,坟上的墓碑业已苔痕斑斑。旧事恍而惚,远而复近近而复远,加上饭后思困,倦意袭来,于是闭眼作片刻假寐。

睁开眼睛已在泾县境内,山道如折尺,人家如点墨,绿野起伏如海波。不经意抬起头,忽见一个梦幻世界:数百云朵,大块大块安静停泊在旧宣纸一样黄白细软的空中。我在山中住了数十年,见过的云何止千数万数,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云朵。它们像按奇门遁甲布置过的营垒,上下左右前后,一朵与另一朵保持着同等的距离。色泽并非纯白,白云絮里掺着一丝红、一丝黄、一丝黛,云边和云纹用烟青色的细线精心勾勒过,温和的日光里,立体、厚重、悬浮而奇幻。云的形状也一致,不是棉花糖,不是雪山,不是苍狗野马虎豹狮熊这些庸脂俗粉的喻体,而是静止的浪花,是草地上的蘑菇,是玉如意,是……我顿感词穷,眼前有景道不得也,一说便俗,一开口就离题太远。这样奇异的云,我只在古画中见过,只在史书故纸中见过,只在北京故宫的廊檐藻绘上见过。

这是什么云?我思忖良久,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:庆云。

一定是庆云。上古的《卿云歌》说:明明上天,灿然星陈。《汉书·天文志》说:若烟非烟,



月光城 随笔

江南风物记

储劲松

若云非云,郁郁纷纷,萧索轮囷,是谓庆云。对照古人诗文的描绘,我确信这就是庆云,也即景云、卿云、祥云、瑞云、五色云,吉祥休祲的云彩。

庆云现,喜气也,见者有天大的福气。那二十多分钟里,我目不转珠盯着低空中的那些云朵看,心一直在怦怦直跳。司机专心把着方向盘,他看不见。车里的同行者仍在轰然熟睡,他们无此福份。

江南诗山记

人间一纪,山中一日。长别十二年,今夏再登敬亭山,斯山冷翠华滋依旧,山下的水阳江委曲东流依旧,当年同行者四散如飞鸟,重来拜山访水的人,从前胸中尚有青云志,而今头脸已非昨,心思淡如白水。

走在烟蒙雨迷的山道上,经过明崇祯时的遗物古昭亭坊,望见坊后松披竹拂景深悠长,恍惚以为是光阴之门。摄衣过门,思及樊川居士“十年一觉”之语,随即觉得甚为不妥。复又兀自多情,心间默默一问:古昭亭山,我念卿,卿还记得我否?转念自哂:迟自晋室南迁千七百年来,尤其在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时期,斯山阅袈衣绣裳才子高士红粉佳丽无数,《晋书》《南史》里那些做过宣州太守的人也多是名公豪杰,它哪里会记得我这样一个碌碌俚虫。也罢,记,山自娉媚,我自茶饭,不记,我自茶饭,山自娉媚。

皖南多丘陵,山水娉娉媚媚,如王右军书风。敬亭山最高峰海拔不过三百一十七米,起伏连绵于古宣州平旷地面上,虽无吞吐吐云气势,却有含章蕴藻之美,烟雨之日尤显冲和润秀。我家世居江北大别山中,平素见惯千米以上的雄峰危崖,久练脚力,登敬亭山自然如履平地。谢朓《游敬亭山诗》道:兹山亘百里,合沓与云齐,王思任《游敬亭山记》说:姑孰据江之上游,山魁而水怒。二公在南朝萧齐时代和朱明时代各领一时风骚,诗歌文章自是一流,写敬亭山言其高言其魁,不免囿于识见。还是登过无数高山渡了无数巨川,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李太白见多识广,他一生七上敬亭山,作诗多首,从不言敬亭山之高,只言其幽独风味——

《独坐敬亭山》: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

《游敬亭寄崔侍御》:独立窥浮云,其心在寥廓。

《寄从弟宣州长史昭》:

常夸云月好,邀我敬亭山。

自小谢之后,写敬亭山的诗歌文章多如鸟兽之毛,其中不乏韩愈、白居易、杜牧、王维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韦应物、苏轼这样的名笔国手,世人烂熟于心传唱久之的,似只有李白《独坐敬亭山》四句。其诗易读易诵之外,得敬亭山闲旷风致应当是一个原因。

山腰云烟深处,太白独坐楼虎踞如雄关。每次站在楼前仰望,或者坐在楼后的石阶上吹山风听松涛,都想到李白的一句诗:古来圣贤皆寂寞。这些天重温新旧唐书《李白传》以及历代编纂的《李白年谱及著作编年》,寂寞二字,也如青铜图章凸显纸上。楼的后门上,今人撰写的楹联真是好:

挈榼提壶太白楼头吟夜月
幕天席地敬亭山上挹朝霞

读一次激赏一次,细细品来,还是寂寞。自古高才大贤,当世有人怜之有人嫉之,天也怜之天也嫉之,几无例外,思之岂能不令人神伤。

许是怕诗仙太过寂寞,宣城人把玉真公主请到山上陪伴李白。关于李白与玉真公主李持盈,坊间久有香艳传闻,李白受李持盈照拂并举荐给唐玄宗是史实,两人之间有情事则未必然,当是好事者杜撰。万竿竹林中的玉真公主像塑得好,满月面白雪肌,容仪婉媚风神俊爽,一对明眸尤其乌黑有光,有超迈仙气。塑像基座上,刻有李白献给她的诗《玉真仙人词》。如果山腰太白独坐楼中有李白的魂,则山下玉真公主像也有李持盈的魄,他们隔空相望,更像知音而非情人。我以为,这段距离蕴含着宣城人对二李情谊的理解与诠释。

太白独坐楼边的石头墙上,有黄镇所题“江南诗山”四个行体大字。文人到此,垂手低眉。山冈上翠亭绿阁相连属,雾来烟往,人行林中如着道袍执拂尘,有飘举之意。山水阳江一水弯弯,缥缈恳切如青词。

